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二十九回 毒親夫血棉襖作証 哭兄長白孝衣見官

卻說小大死後，小白菜取出了二十塊錢，交給喻氏，托喻氏作主，承辦後事，喻氏因了小大做一個豆腐店伙計，那裡有如許之多的存積，雖說是小白菜做些活計，也不能積來如此容易，不覺對於小白菜的懷疑，又深了一層，只是不便明言。又加小大死在床上，辦後事要緊，便接過了錢，向體仁道：「這事得煩你晚爹哩，去購棺材衣裳吧。」體仁答應，把錢取了，自去購辦東西，喻氏又吩咐三姑，請了楊乃武鄰居王心培同王順山來，可以照顧一些。原來心培、順山二人，是敬天的堂妻弟，同小大也挂著親戚。三姑也忙忙的去。不一時，心培到來，順山卻不在倉前。心培聽得小大已死，不禁很是悲傷，過去一看，卻見小大尸身渾身發青，只因這時喻氏同小白菜二人，已把小大面上血跡抹乾淨了，一件鮮血吐滿的棉襖亦脫去藏在一邊，只是身上卻滿布青色。心培雖是有些懷疑，只是也不好相問，便問了喻氏幾句，小大是什麼病症死的？喻氏約略說了一遍，又托心培寫報條報喪約敬天堂弟葛文卿知道。葛文卿是小大堂弟，平時在餘杭縣中，教蒙為生。自小大圓房之後，尚沒來過。心培聽得即照樣寫了。喻氏又命三姑喚了五個僧人，做法事念經懺，又忙著做孝幔麻衣，忙得手腳無措。停了一回。體仁已購了一口棺材，同了衣裳等物回來，又叫了三個鼓手。共用去了十八塊多錢。三姑喚的僧人，也到了葛家，立即念起經懺，打起法器。小白菜忍不住又放聲大哭，哭得喻氏、心培、體仁都傷心不止。直到了申末酉初，方才把小大殮入了棺木，一切座台牌位，也都就緒。小白菜哭得個死去活來，喻氏見事情完畢，即安慰了小白菜、三姑幾句，同體仁回去，心培也自歸家。鼓手僧人都由小白菜打發回去。又命三姑出去買銀箔紙錠燒化，自在小大柩旁守靈。卻說喻氏臨行之時，因懷疑小大是被小白菜毒死，欲查一個水落石出，恐沒有證據，即把小大臨死穿的一件棉襖，吐得鮮血淋漓的帶回家去。小白菜這時已是哀哀欲絕，那裡顧的到這些。喻氏回到家中細細思想，覺的小大死後的形狀，實是中毒，方七竅流血，面色發青。小大在自己家中吃飯之時，還是好端端的，飯後只是腹痛嘔吐，如何回的家去，不上幾個鐘頭，竟這般死掉，越想越覺得不對，即暗暗打定主意，待小大堂弟文卿到來，同他商議。文卿是個讀書的人，總能知道是否毒死。文卿同小大雖是堂弟兄，平日不常往還，感情卻很不差。聽得小大被人毒死，定得抱打不平，總有些主張。當下也不明言，只命人去打探文卿可曾到來。知道方才的報條，已托人帶到餘杭，說不定便得到來。一瞧鐘上，剛是六點過些。正在呆想，卻見體仁的兒子沈大走到裡面，說是外面有一個姓葛的到來，喻氏聽的，知道定是文卿，心中大喜，忙喚了進來。不多時早走進了一人，喻氏一看，不是文卿，還有何人。即問文卿：「如何來的這般的快？」文卿道：「我見了報條，立即動身。路上急得什麼似的，到這時方到。」原來文卿在餘杭縣內處館，教十餘個童子為生。今天起身之時，覺的有些心驚肉跳，心中很是奇怪，直到了下午四點多鐘，外面送進一張紙條，取著一看，卻是小小的報喪條兒，不由的吃了一驚，暗想從沒有聽的小大有病，自己同小大雖不常在一處，可是音信卻常常通問，如何一向沒有知道呢？忙放了學堂，帶了些夜用什物，忙忙動身。雇了一只小船，到倉前鎮上。餘杭到倉前，只須一點鐘多些，不多時已到倉前鎮上，急匆匆地上了岸，三腳兩步地趕到小大家中。只見門口已是麻幡高挂，不由得一陣心酸，流下淚來。走進門去，見正中放著小小的靈台，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小白菜在幔內，早也大放悲聲。文卿即在靈前上香拜過，進幔同小白菜相見。問起小大得的什麼病症，小白菜說了一遍，文卿所了，心中也有些懷疑。只是覺得小白菜依實相告，不似有了虛心。可是七竅流血，不是中毒，不為如此，這事倒有些蹊蹺，倒得問過明白。暗想這事須得去問喻氏，定能知道追究屬小大的什麼病症。即回出孝幔，恰巧沈二奉了喻氏之命，來賺文卿可曾到來，文卿聽說，忙同了沈二來到沈家，沈大方在門口，聽沈二說是姓葛的到了，要見喻氏，忙進來告知。喻氏見了文卿，又想起了小大，雙目之中，眼淚如珍珠般滾將下來，文卿也十分悲傷。嗚咽道：「孀母，究竟如何，是得的什麼病症？死得這般可慘？」喻氏聽了，即命文卿到自己房內，悄悄他說：「小大死狀，似是中毒，同了以前小大住在乃武家中，曾經猜破了小白菜同乃武有了奸情，所以搬至太平巷居住，臨死的前半月，小大忽地不住在店中，每晚回去，怕不要又有什麼風聲聽了，所以防范，今天在這裡午飯，還是好端端的，飯後喚著腹痛，又嘔了一回，回到家中，吃了什麼桂圓湯同了肚痛湯藥，服下之後，不到半點鐘的時候，即行七竅流血死掉，面色周身，都變了青色，這分明是服毒而死的神色。我心中很是疑心，因此待你到來商議。」又取出了那件血染的棉襖，給文卿看了道：「這便是小大臨死所穿的衣服，噴的這般的鮮紅，好不可慘。倘真是被人害死，你可得給他伸冤呢？」說著痛哭不止。文卿聽了，把棉襖瞧了一回。知道這事甚是奇怪，小大定是服了毒物，方有這般現象，忍不住心中火發，嗚咽道：「孀母放心，我定得給哥哥報仇。依侄兒看來，哥哥的死，定是服了毒藥，被人家害死。不是，那裡能七竅流血，滿身發青呢？侄兒今晚，立即回餘杭去，寫下狀子，上縣內告去，自能替哥哥報仇雪恨。可是哥哥的身後如何辦理呢？」喻氏道：「這事我越發有些疑心生姑。你哥哥每月的進款有限，便是日常生活也有些困難，如何積得起錢呢？就是生姑做些針線，也不過助些開支罷咧，決不能積下錢的，這一回生姑很輕易的取出二十塊錢來，又請了鼓手和尚，都得要錢，當然不止這些。生姑怎地有了這許多的錢呢？上一回圓房之時，曾經取出過二十五塊錢，當時我以為她的私蓄，後來方明白是奸夫給的，這次不要也是這樣，那就越發的可疑了。」文卿聽得，越覺得小大的死，定然被人害死，即向喻氏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有侄兒在此，決不使哥哥冤沉海底，定得替哥哥報仇。事不宜遲，侄兒即便回轉餘杭，明天可以向衙門伸冤。這血棉襖，給侄兒帶去做個見證。」喻氏答應，即把棉襖交給文卿，吩咐文卿，一切小心，文卿答應一聲，即辭了喻氏，出了沈家，也不再回葛家，逕上船回餘杭去，連夜寫下狀子，準備告狀。

到了明天，文卿絕早起身，帶了血棉襖同狀子，走到餘杭縣衙門，在衙前等候。不一回餘杭縣知縣劉錫彤擊鼓坐堂，文卿忙進衙叫冤，自有人將文卿帶到堂上，跪在下面。劉錫彤向下面一望，見叫冤的是個二十餘歲的少年，便把醒堂木一拍，喝問了文卿姓名，又喝道：「葛文卿，有什麼冤枉，當堂訴來。」文卿忙將小大的事情，自圓房起，怎地瞧破同人家通奸，搬到太平巷居住起，直到昨天小大生病服毒身死，被嫂嫂葛畢氏串同奸夫，謀死丈夫——的訴說了一回。劉知縣聽得，卻是件因奸謀命毒斃親夫的人命重案，便問文卿可有狀子証物？文卿忙把狀子同血棉襖呈上。這也是天意如此，楊乃武合受這場冤枉，葛小大不致冤沉海底，因此文卿前來告狀。恰是劉子和不在衙中，到杭州游玩去了。不然，劉錫彤知道了這事的緣由，決不會收受文卿的訴狀，也不會到倉前去相驗了，如今劉錫彤那裡知道，小大的死掉，是自己兒子串同了錢寶生，暗下毒砒，把小大毒死。只道是尋常謀死親夫的案件，即收了狀子，命差人先將文卿押在監中，待捉到了小白菜，再行對質。自有差人們答應，把文卿押下。錫彤便在朱簽筒內，批下火簽，遣差人阮德、李榮，立即到倉前鎮去，提小白菜到案。阮李二人領了火簽，飛也似的去了。劉知縣見並無別的案件，即便退堂休息。

卻說阮、李二人趁了航舟，直到倉前，即到太平巷小白菜家中。這時小白菜正坐在靈台之旁摺錠，見走進兩個差人，手捧簽票鏈條，不禁一怔，只見那個差人走到小白菜面前，一抖鐵鏈，向小白菜頭上一套鎖了，叫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，有人告你咧。」這一來，把個小白菜嚇得花容失色，只是莫名其妙，自己犯了什麼大罪，是誰把自己告了？可是平日聽得乃武說過，縣中差人最貪的是錢，沒有得到錢的時候，鐵青著臉，誰都不能說一言半語，只要有了好處，便是叫你晚爹都愿意。今天既有人告了自己，不如化幾個錢，在差人口中探聽些影蹤，便向二人笑道：「二位大叔，且請放鬆一步，待我收拾了一些家私，吩咐家中的人幾句，也可放心。二位的好處，我總明白。」阮、李二人聽小白菜說話在行，便也笑著答應。小白菜忙叫三姑，到樓上取十塊錢下來。三姑這時早已嚇得如篩糠般亂抖，聽小白菜命他上樓取錢，忙奔到樓上，在小白菜抽屜內取了十元，走下樓來，交給小白菜。小白菜即分給阮、李二人道：「這一些些，送給二位買碗茶喝。」二人歡天喜地的收了，小白菜便吩咐三姑，好生看守門戶，又悄悄命三姑再取了些錢，藏在身旁，預備官司使用。又問阮、李二人，究竟是誰告下了自己？阮德便把葛文卿告她因奸謀死親夫葛小大，有白衣為証，細細的說了一遍，小白菜聽得，不覺呆了一呆，知道定是喻氏起下疑心，把血棉襖取去，命文卿在縣內告狀。只是自己于心無

愧，并未毒死小大，便是到官也不妨事，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因此心中倒放下了心。當下吩咐了三姑一番，命她當心家內一切物件，別被人家偷去，自己即要回來。吩咐已畢，隨了兩個差人，竟投餘杭縣來。

到了縣衙之內，差人進去通知。劉錫彤立即坐堂，把小白菜押將進去。阮德上去消了火簽，小白菜跪在下面。劉錫彤把醒堂木拍得怪響，喝道：「葛畢氏，你堂弟葛文卿，告你因奸謀死親夫葛小大，快些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小白菜聽了這幾句言語，暗想小大的死，本是很不明白，自己已是冤苦非凡，葛文卿竟把自己告了因奸謀命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嗚咽道：「大老爺，冤枉呀，小婦人同丈夫，一向十分恩愛，如何能下毒害死他呢？況且小婦人雖則貧苦也頗識三從四德，從未有過不端之事，鎮上人那個不知，怎說是小婦人因奸謀死親夫了呢？」劉錫彤聽得，冷笑一聲，把血衣攢下堂來，喝道：「你既不是謀斃親夫，那血衣是從那裡來的？」小白菜知道便是小大臨死穿的棉襖，確是吐得滿面血跡，可是小大的吐血，連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吐的？忙哭著道：「這件血衣，是丈夫小大臨死時穿的，丈夫臨死噴了許多鮮血，連小婦人也不知怎樣吐的？倘真是謀死親夫，落下了痕跡，豈能落在他人手中，不先藏好之理。病人臨死吐血也不足為奇，如何能將一件血衣，便咬定小婦人謀死親夫呢？請大老爺明察，替小婦人伸這不白之冤。」劉錫彤聽得，覺得小白菜的言語，很合情理，又沒有真憑實據，怎能說她這定是謀斃丈夫呢？這事卻非細細查明不可，即吩咐差人，先把小白菜帶下收監。差人們答應，把小白菜帶了下去。劉錫彤卻命提文卿到堂上，把小白菜的言語，一一說給文卿聽了，血衣不能作為謀死親夫的真憑實証，文卿不禁沉吟一回，暗想小大的死狀，准是服毒無疑，只是憑空說小白菜謀斃親夫，非但小白菜定然不肯承認，便是官府也不相信，非得開棺相驗不可。倘是驗明是服毒而亡，那時小白菜還有什麼言語？倘是驗出是病故，那時自己很不方便。可是這已是勢成騎虎，就是不開棺試驗，自己誣之罪，也不能逃掉，不如開棺相驗之後，若是并非服毒，自己坐了反坐，也是因了要替哥哥伸冤，方才至此，倒可以于心無愧，打定主意，便跪著道：「大老爺既說血衣不能為憑，小的情愿開棺相驗，一個明白，可以替兄長伸冤！」劉錫彤聽得文卿愿意相驗，不禁點頭道：「好，可是驗出并非服毒而死，如何辦法呢？」文卿把牙關一咬道：「倘是沒有中毒，小的愿意反坐，定必看個明白，方才安心！」劉錫彤聽得，即命差人把文卿押下，隨著自己到倉前去開棺相驗。差人等應命，忙傳了仵作，隨著劉錫彤，出了衙門，向倉前去相驗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